

集部

敬軒文集卷十六

明　薛瑄　撰

序

送僉都御史李公陞秩序

景泰元年春聖天子作新政治大簡賢能擢任都憲以巡撫方隅肅清部屬于時貴州方用兵討叛苗四川給兵餉率取道播州以往播之四境皆容邇賊巢蠻獠往

往乘勢結黨類據險阻以剽刼餽運甚至蜂屯蟻聚攻城邑掠傳馬焚民舍以流毒逺邇播州幾將危不可守糧道殆至阻絶今僉都御史李公時任四川憲副聞播州告急即馳往救之及至指授將帥方畧嚴立賞罰以忠義激士卒之氣或潜擣賊巢而乘其虛或分擊賊衆以弱其勢將士奮力屢戰屢捷兵氣既鋭羣蠻潰散因遣人四出大布朝廷恩信開其自新之路由是林蠻峝蜑慴威感恵狐鼠遁服不日而寇跡殆絶播境落然向

之危者全阻者通餽運安行無警故使貴之將士食足
得以成討叛之功者皆公全播之力也事聞朝廷因遣
使賫勑就陞今職且俾廵撫四川凡軍旅政事皆得以
便宜處治時瑄來董餉適會其有陞秩之命因竊念瑄
昔自内臺出僉山東按察時公已自由進士擢官御史
是後雖絶不相會者二十餘年而公風紀聞望揚乎内
而振乎外者則隠然嘗接聽聞瑄去年起家承乏大理
忝與在朝公卿之末議聞其論天下外臺得風憲之體

者每以公為稱首且以其未得重用為嘆今茲公既陞秩有都憲之榮又受命有方隅之寄朝論之公斯為允愜雖然公全播之功固大迹其所以成此功者由其忠賢之實素所蓄積者非一日也然古之賢人君子於已功愈大而賢愈彰公負俊偉傑特之才必以古之大賢君子自處愈勵其功愈勉其賢又將躋崇庸參大政決大事樹大功於天下垂聲譽於無窮是豈特立功名於一時而已哉瑄樂道人之善而祝其有大就者也故書

此為公贈

柏臺春霽序

自漢以來風紀之署或曰御史府或曰内外臺即今之察院也臺曰柏臺或樹柏於臺也柏臺曰春霽春者發生之時霽者光明之日也泰和羅君承彦由名進士為才御史名其卷曰柏臺春霽得無意乎人皆知秋冬為收斂之時雪霜為憯肅之氣而不知陽春光明發生之機實兆於此也御史之職其立於朝則毅色正言以論

天下政事之得失以察大小百官之邪正其巡歴部屬則剔拔姦蠹扶植善良以澄肅一方之官吏内外之疑獄秋官之不能辯按察之不能理郡縣之不能决者皆歸之御史為之直其枉雪其寃故其任綱紀耳目之重峻拔風厲端方凝肅持三尺以明天討眞若秋冬之候雪霜之為氣凛然之可畏也然回斡政事之得失進退百官之邪正含痛茹寃者為之洗濯剔白變翕聚之機為亨泰光明之氣象此羅君以栢臺春霽名卷者為有

意也君今年夏領節來按川蜀間以其卷示余且求為序余既論其梗概於前矣川蜀去京師萬里屬吏清白污濁之狀小民幽遠隱伏之情與夫積年滯獄之不得疏理者皆巡歷之所當急也君以是自名其卷殆見行臺所至清白顯而貪濁黜幽隱達而滯獄清如春和景霽而川蜀之民咸被其煦育之惠燭耀之光風紀之振孰有過於此乎雖然是特一方之政耳君方年富而志强氣清而才鋭自是歷階以升推柏臺春霽之意於內

臺於天下施之無不達則人被其澤者其有窮乎若徒以憲署春和景明優游自適而不以先務為急則非所望於君亦非君之意也

贈僉都御史李公平蠻序

敘之筠高戎珙四縣民雜華戎僻居山谷景泰元年春其編户之蠻民與永寧諸蠻聞討貴州叛苗川蜀之精兵悉發以往乃潛相誘結乘勢為亂遠和邇應蜂屯蟻聚不可爬梳既焚刼山谷諸縣遂散其醜類東掠江安

納溪南攻永寧官民廬舍男女財畜多被其焚毀搶虜近賊城郭皆閉門警守軍民率徙家奔竄全蜀為之騷然不寧于時四川三司調集民兵自敘以達納溪沿江列營壘為防守之計涉春及夏屯戍既久無能決策進兵者上乃遣使齎璽書命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公督軍討之且聽以便宜從事時公方董播州之役聞命即馳至江口歛諸屯戍民兵為一以其未閑教也亟命諸將練習之逾月知其可用乃先遣知鄉導者入蠻境以觀地勢咸以下羅計扼賊衝要且糧道便利可以駐兵公即率

諸軍進據其地公觀地圖烏蒙芒部二府當諸蠻寨之後且其與叛蠻為類不有以結之蠻賊急走其地將連謀為我敵矣乃遣二府土官重錦各一純使拒賊後實解散其謀也又遣一軍屯江口為下羅計之聲援戎筠皆分兵為犄角之勢部分已定乃集將佐議攻取之計皆謂公規晝審容如此賊已在術中矣以兵擊之易若摧枯拉朽耳公曰不然討蠻寇當用長謀遠筭先布威信以招徠之尚有不服誅之未晚且蠻賊比之禽獸勝之不為武惟不戰而使之來降計之上者也方今天子聖神仁

明且璽書許以便宜從事雖曰督軍致討實欲以德懷柔之也
遂揭榜出令曰諸叛蠻有能自拔來降者貰其罪負固不悛者
兵誅無貸時未幾蠻首聞令來降者踵至公復勞以酒食遣轉
告諸蠻之未聞令者三月之間蠻首悉詣軍門請降盡還其虜
掠之老小公乃陳兵集諸蠻諭之曰天朝總統萬國威令所加
無强不服爾蠻乃無故相率為亂以王法言之必誅不赦惟聖
天子神武慈仁以爾蠻冥頑無知故不忍即加誅滅略爾既往
之愆開爾自生之路自此以往當謹守約束共饗太平若仍懷

反側即誅無遺種羣蠻皆惶汗伏地曰願永遵條教不敢再萌
前惡公即散遣羣蠻使各還其居罷黜諸縣官之貪暴無狀者
選賢能爲令佐以招徠撫摩流散瘡痍之民蠻寇既平遠邇之
心遂以寧輯師還四川軍民父老填郭溢郛懽呼前後迎公以
入藩臬都閫文武大吏咸賀公之成功公曰是役也皆聖天子
之威德將士之用命某何功之有藩臬都閫諸公既相與言曰
惟此叙功實僉都公之成公又推而弗居其賢愈不可及不可
無文以張其事乃相率來求余辭以贈之予謂僉都公伐叙蠻

兵不刃刃而坐致一方之寧息是雖聖天子之明能委任公以便宜之柄然非公深知懷柔為上策其孰能宣布聖天子丕休顯德哉及羣公賀其成功又推讓而不居誠得大易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之義矣且僉都公之美績如此將見朝廷陞賚之命不日而下寵冠方隅名光史策雖欲辭之不可得也

贈四川大条楊伯玉序

人之會合出處豈偶然哉蓋皆有理存乎其間也正統

紀元之夏余自内臺出僉山東按察事一時多君子之僚同官楊君伯玉與余情好尤篤不數年間伯玉任滿陞四川叅議余亦誤蒙朝廷拔擢承乏大理少卿正統七年伯玉朝覲京師余得與之一會又明年余以不能厥官放歸田里遂躬耕河汾之間分將與世終老無聞西望川蜀江山萬里雖欲與伯玉再會知其必不可得已前年冬余復起家為大理丞無幾何即有川蜀董運之命復得與伯玉會于此夫以余之老劣無能退耕田

野伯玉之精明練達叅佐大藩出處途異相去萬里已謂玆會之必不可得而乃今得之所謂有理存乎其間者信不誣也且理者天而已孟氏以行使止尼皆歸諸天其不以是哉今伯玉九年考滿余亦上章乞老于朝伯玉既將東去余得報亦且北歸矣後來會合又未可必余與伯玉亦惟皆聽於理之自然復何容心於其間哉伯玉敭歷內外風紀之司陟叅大藩旬宣之政其處心其操行其事業其聞望卓卓在人耳目今玆考績之

行自有重用老成之典在固無庸於贅言姑序余與伯玉之會合出處皆有理存乎其間者以識別

送鄭侍郎歸省序

景泰三年春南京刑部侍郎鄭景陽以其尊府侍郎公年及八十有四上章乞歸省於家詔允其請戒行有期京師士大夫與景陽遊者咸屬予序以贈其行予與景陽為同年進士知景陽為尤深景陽自給事中累陞秩官左右侍郎值聖朝舉推恩之典其尊府兩受褒封之

榮皆如景陽之秩今景陽之歸去其家廬之舒城水行不滿千里想其升堂展省之際命服在躬樽俎在席昆弟在列子孫環擁於先後親朋盈集于庭闈以次奉觴而祝其尊府之壽考康寧者内外同然一辭循循秩秩愉愉怡怡德音和氣藹於鄭氏一門天下之榮且樂孰有過於此乎雖然景陽之尊府所以有此榮樂者夫豈無所自哉盖由德為之基也余嘗聞景陽之尊府好讀書急於行義惟以孝弟忠信教其子孫而語不及私利

其子孫又能恭順敬畏而不忘其義方之訓居家脩德于其鄉為仕脩德於其官孝弟忠信之行充諸内而達於外故景陽得以荷朝廷之寵光其尊府得以饗子孫之榮養貴富以德致故其事有足稱者使其無德以為之基雖有如昔人貴出一時禄厚萬鍾備軒冕三牲以奉其親者人將以為幸而致亦何足道哉景陽行矣展省之餘其尚遄歸官署益擴其尊府之訓專心一志脩其德而盡其職推而為國家之偉績著而為刑期無刑

之事功始終一節惟德是崇又將播之聲詩勒之金石垂之後世于以顯揚其尊府之德譽於無窮又豈特快榮樂于一鄉一時而已哉予弗獲辭所屬遂書此以贈之

送陳僉憲永言序

皇明内設都察院各道外設按察司以綱紀百僚作興政治御史憲司官為朝廷監司耳目之寄得其人則綱紀以振百司以肅而天下之政治為之興起列聖相承

咸重兹選御史必於進士及有望儒臣擢任憲司有缺員必於御史有操為者陞用之而凡吏胥雜進之才皆不得預焉風紀之職厥惟重哉陳君永言以名進士任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操守堅正於衆之所嗜好者輕如鴻毛不為區區外物動其中逮兹歴職五年清白之節始終如一日其疏時政雪冤抑剔姦蠹撫善柔擊豪暴皆以公平剛毅行之而無所回互曲撓不惟風紀振于畿甸而為文武庶司之所稱揚雖一時同官咸推以

為不易及其於耳目之寄殆無愧矣哉由是聲名著於兩京適陜西僉憲有缺員天官即具述永言所以能官之狀于朝上即陞前職詔使便道之官繡衣諸公相率來請余序其行夫風紀之重永言之能余固已言之矣今茲關陜之行永言但當益思所任之重愈勵其節而以其已誠于内臺者擴行於方岳之間政事有壅滯必思所以達之刑獄有寃抑必思有以伸之姦蠹在所當去柔良在所當植强暴在所當擊與凡風紀之當為者

以次脩舉而無替其前日公平剛毅之心行見風紀振於關陝者將倍於南京矣近年方岳藩臬之臣有聲績入而為列卿都憲大僚往往有之誠使永言之聲實著於關陝流于天朝其入膺重用之漸盖可期哉

送朱知府赴任序

古者封建五等之國分土不過百里下乃五十里而止耳後世列郡土地之大者方千里小者亦不下六七百里其視古之侯國盖加數等生齒之繁動以萬計而凡

禮樂教化之宣布法度綱紀之防範民業在所敦厚浮末在所懲抑官吏在所廉察盜賊在所消弭與夫租稅儲積軍國之需疆域城郭保障之方皆萃於郡守之一身得其人則百政備舉方千百里之民相與熙然以寧不得其人則庶事隳弛人有不得其所者多矣是則今之列郡重於古之分土者較然明甚以是國家選用郡守必於耳目近侍六卿之屬有才賢聞望者擢任之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朱廷儀為天官推選遂受朝命陞

知湖廣常德府事將行其內臺同官諸公偕來請余文以贈之夫郡守寄託之甚重朝廷選用之匪輕余固已言之矣余聞廷儀以其尊府國子先生希亮家庭之教其講夫脩已治人之道必以古聖賢為師法故廷儀自舉進士登風憲振綱紀去貪猾雪寃滯恤民隱以及巡歷部屬閱練軍士靡不正已以正人由是能聲赫然彰著於兩京蓋推其家庭之學見諸行事者如此今玆之行常德為荊南之大郡襟黔巫而帶江湖方百里蓋八

凡民庶散於山谷川澤之間所謂禮樂教化刑政綱紀之宣布防範民事吏治寇盜之廉理清肅以至錢穀封畧之區畫廷儀行將次第舉行而無遺又豈待於余言哉然風紀民牧事體雖殊而治理則一廷儀疇昔之振風紀既以正己為先今其統一郡之民布一郡之政獨不在正己為本乎己正而左右僚吏正屬部正以至庶事無一之不正則事脩于几席之上而人得於湖山之外所謂千里之民熙然相與以寧者有必然矣古之賢

諸侯多入而輔朝政漢之郡守有治績者或徵為相天朝在廷大臣有缺亦於外郡守有能聲者陟用之夫以廷儀之賢固安於所職而無僥望之心然使他日政績茂著聲名揚播則公論有所歸廷儀雖欲緩入用之期其可得哉是為序

送于知府赴任序

大理古南詔之地唐虞三代不及以貢賦漢唐宋歷代不登於版圖惟我皇明有天下德威誕敷無遠弗屆由

是南詔之地列為雲南布政司而大理則為雲南之大府八九十年之間朝廷禮樂教化之所漸被而南徼之俗稍變而有華風然以其地去京師萬餘里尚有獷悍未盡革者故視中國諸郡為難治朝廷選用牧守必於風憲近侍中有操持幹局練達時俗者俾往蒞其任由是南京戶科給事于廷玉為天官所推薦有知大理之行命既下南京通政司叅議李震偕黄門諸公來請序其事以贈余謂大理為雲南大府地控諸番人雜苗獠

其視中國諸郡雖曰難治然地有險易之殊而心無彼此之間廷玉誠能正巳心以正其左右以正其屬吏以正其編民凡典章法度為治之具無非心之正以推行之則彼獷悍之難治者皆將各以其心而體廷玉之心不勞於刑法之嚴峻智術之籠絡自皆感化於正而相安於無事之域又何難之不易哉使不能以正心為本而徒騁乎刑法智術之末以強其人之必從雖易治如鄒魯之民亦將扞格而不可化況遠人乎夫不遇盤根

錯節無以別利器廷玉由名進士列官近侍者有年今既以操持幹局練達時俗之行之才為朝廷之所簡擢以牧遠郡之民必能正心以為政如前所云者則彼難治者將不見其難而但見其易于以樹柔遠之佳政於南服流清淑之令譽于天朝則考績之公論有在廷玉雖欲辭崇高之峻步其可得哉是為序

送劉知府赴任序

景泰三年秋南京刑部湖廣司員外郎劉茂先以吏部

移檄知四川重慶府事將行其闔部同官來言於余曰茂先老成士也為永樂甲午山東舉子初授監察御史兩任開封彰德府惟一叅都督府戎政五轉而陞秩秋官歷中外者四十餘年矣持身謹飭無愆尤之及所至俱有聲績近為大臣所推薦受朝命陞知大府吏部檄俾便道之官行有日矣願先生一言以張之余惟今方岳之間旬宣有藩垣監司有按察皆挈治民之大綱而已至於郡守則於治民尤親而重者其政自府而達

之州由州而達之縣民之休戚係於州縣郡得其人必能正己以廉問州縣吏治之得失能其官者奬勵而舉揚之貪虐病民者條奏而黜罷之使州縣之吏舉稱其職則小民遂樂生興事之願無愁苦歎息之聲而藩垣不勞於旬宣按察不形於糾劾而一郡大治矣故自漢唐宋以來選用牧守率難其人朝廷近年尤重茲任往往選臺閣之臣有名望者出知列郡夫其任之也難則其責之也重得與茲選者其可不思所以副朝廷選任

之意而盡其職哉今茂先以老成練達之才受知重臣拔自郎官出知大府誠欲盡其職而副委任之意惟能推余所謂正巳以廉問州縣吏治得失之言以行之則千里之民蒙其恵於下藩臬二司安其賢於上而重慶之治績將冠於川蜀之列郡矣茂先其勉之哉是為序

送楊恒健先生歸徽州序

景泰二年冬禮部尚書楊彦謐承詔調南京大司寇余亦奉命承乏大理與彦謐偕來之官彦謐道語其家故

錢唐先考尚書公洪武間教諭星子叔父侍先祖就養後尚書公以教有成績兩任邵武徽州教授丁先祖憂服闋遂家于徽州于時某與弟宜俱幼鞠於叔父教以經史諸書遂皆有成立某登進士第歷任秋官陞侍郎再陞禮部尚書今調官于兹弟宜亦由科第為御史每念其兄弟所以累荷朝廷之寵擢得至顯官饗有厚禄者皆先尚書公之積善餘慶今叔父之教育大恩先尚書公既早世養已不逮矣今叔父家居康寧吾不可以

無報彥謐之官明年九月遂迎其叔父自徽至南京其叔父即恒健先生也于時彥謐同遊在京諸卿大夫皆往拜先生于門彥謐旦夕啓告定省承顔溫色所以怡其心志致其甘旨之奉者靡所不至盖移其欲孝尚書公者以孝先生也居凡幾月適彥謐之弟宜衣繡持節亦使廣南道過南京乃得拜先生於彥謐之官舍叔姪兄弟遂一時之會合天下榮且樂何以加於此哉既而先生將歸徽州諸卿大夫咸謂余宜為文以贈其行余

惟彥謐嘗談其先尚書公之世德始終以及其叔父恒健先生之鞠育教誨而克有今茲之光榮葢皆感念存歿仁孝慈良之性發於心而見於辭者及先生就彥謐之迎養彥謐又盡其所事之誠孝如此先生有猶子如彥謐者固已充然而樂無不至矣又適彥謐之弟宜衣繡持節便道省謁則其樂又何如哉先生今之歸也其子姪之仕者既能秉公正廉清之道盡忠孝於國家其子孫之處者必皆習禮義退讓之教盡忠孝於鄉里忠

孝之行萃於楊氏之一門不惟可為鄉邦之矜式亦可垂諸後世而為忠孝勸矣雖然京師去𡚁不滿千里今先生之歸興雖切而彥謐孝養之心未已也時和景良先生尚數來遊以慰彥謐之心則慈孝之風益可仰也是為序

送鄧大叅赴任序

景泰三年冬福建鎮守大臣走驛馬上章闕下以福建布政司左叅議員缺乞選老成持重有施為者來任其

職前四年時福建境內冦賊竊發流刧為患雖官軍討捕久已寧息而民困於輸給掊斂尤甚數年之間凋瘵尚未盡復而危疑在所當安故大臣奏欲布政司叅佐得人如此之急且重葢以安民之政出於旬宣也鄧君不二由名進士兩任刑部主事陞南京刑部山東司郎中凡十餘年持身敬謹不妄有所為用法平而恕凡事情之盤錯難析者不二剖決之立得其理所謂老成持重有施為者不二真其人也先是大司冦楊公應詔薦

舉賢而在下僚者以不二為首章上未幾適福建缺官奏亦至天官乃具履純之行于朝上遂擢為福建布政司左叅議且使馳驛之任命下秋官與不二交遊者來請余文以贈之余嘗竊念我太祖高皇帝混一華夏仁義禮樂之澤涵養煦育無間遠邇八九十年之間海宇民物熙然寧息惟時福建之民即前日之民也何前之感悅誠服者如彼而近年之寇賊竊發者如此雖其弄兵假息之誅不容貸然為之長而司方隅牧民之政者

其可不求其故耶往事旣已然矣今不二蘊所有負所
望當大臣奏請之急為司寇天官之知荷聖天子之明
陞貳旬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心哉必當推其在秋官
素所蓄積施為者於大藩潔已以正左右俾大小之事
無一不出於正持正道以臨下欲民之安必先去其病
民者大而貪殘守令在所當黜小而豪猾吏民在所當
治牧守得人豪猾斂迹小民無朘削脂膏之苦無吞噬
兼併之害則向之凋瘵可以復而危疑無不安庶有以

廣國家涵養煦育之澤如前時而連東南數郡之民莫不樂生興事室家相安方將頌太平之治歌旬宣之良不暇又豈復有近年之患哉不二之政績既著於南服其聲譽自流於朝右又將躋崇膚叅大政而所施者詎止方隅而已乎余以諸君之請不獲已既祝規之又期望之是為序

送黄僉憲之任序

聖朝外設按察司以綱紀方岳之庶務廉察百司之邪

正與凡時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皆得以直言而無隱其職分行事與內都察院各道相表裏官之廉明忠良者得以舉揚而奸貪廢事者有司自六品以下皆即逮治五品以上及武職則奏請擒拏隨其情之重輕謫罷懲艾之按察關乎政體之大而受夫委任之重如此居其官者其可不思所以盡其職哉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黃君廷永領福建之貢元登進士高第學知有用自任風紀潔已正人持公用法直言正論深達憲體之宜

故其聲譽振動乎兩京值朝廷大明黜陟遣大臣廵考藩臬諸司之不職罷斥之由是按察多缺員廷永遂荷朝命陟僉浙江憲事且俾便道之官戒行有期其同官諸君重廷永之去偕求言以序其行夫按察與内臺相表裏關乎政體之大受夫委任之重余固已前言之廷永以内風紀之職陟外風紀之司令之往也余知其閑於所職譬之車走坂舟順流駃騠之騁康莊鷙鳥之便順風庖丁之游刃無餘地師曠之審樂無遺音凡憲職

之宜行者將無絲毫留滯繆錯之患亦奚待於余言雖
然余尚有告焉勤於前而怠於後者人情之常竊見古
今號稱名士大夫或能建名節於壯年而不免計豐約
於晚歲故曰官怠於宦成廷永賢者必無是失尤願始
終其心始終其職始終其節則年愈進而望愈隆任愈
久而績愈茂異時歷階以膺顯擢其將以其振風紀於
一方者推之於遠大惠及生民光於邦家不惟著顯譽
於一時又將垂英聲於無窮矣余知廷永之賢能受盡

言故於諸君請序其行也舉風紀之重既頌之於前而復規之於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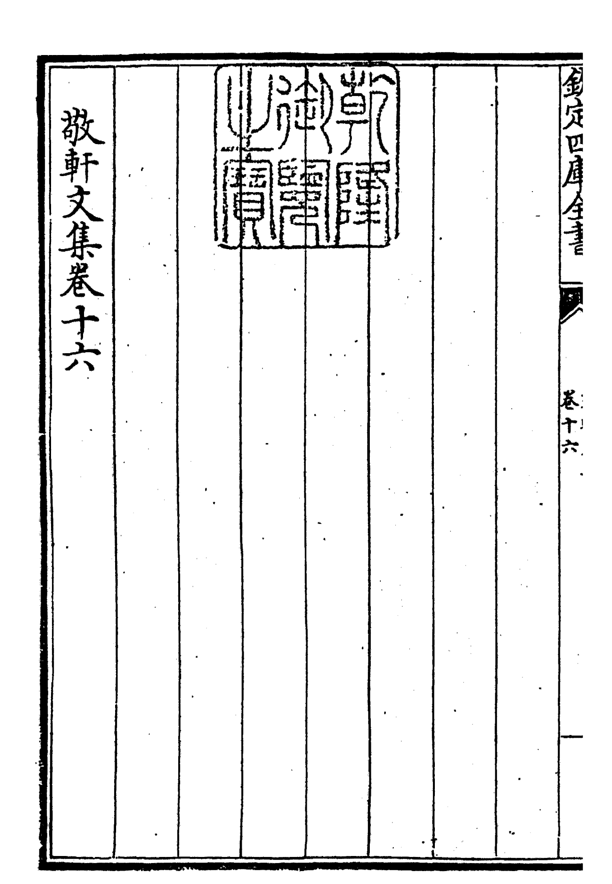
贈凌大叅之任序

聖天子臨御之四年大明黜陟之典以作興政治乃勑遣大臣巡考天下方岳郡縣大小百司廉明有為者奏陟之濁闇冗懦者罷斥之由是藩臬多缺員南京刑部郎官凌文琬老成練達乃為天官所推擇以其名聞於朝陞湖廣布政司叅議湖廣為天下之大藩東北與京

畿河南相接西南連黔蜀貴播嶺南及諸溪峒地大以遠故其租稅之入兵上之出倍於他藩而凡條章之宣布吏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盜賊之清弭以至撫柔蠻苗之方皆於布政司是責丈琬為天官之所推選朝廷之所陞擢佐此大藩其任重而匪輕也明矣今玆之任宜何如以盡其職乎必當念厥今布政司總統千里之土地吏民盖與古方伯之任相埒其僚有使有叅政以及叅議皆高品大官也夫其秩之崇則其責愈重所謂

租賦兵甲條章吏治民隱弭盜安邊之庶政既萃於旬宣之司文琬欲盡其職所當盡心於是蚤夜勤志審度其先後緩急之宜次第而舉行之使方隅百事理治於上庶民安生於下斯無愧於旬宣而可追擬方伯之任不然一方之政弛即一方之民不得其所旬宣既罔稱方伯亦難擬夫何免於誚讓之及哉文琬發身舉子必習於脩己治人之學又三為郷屬必閑於為政設施之方今茲寵擢而膺重寄殆見其必能以公滅私庶政畢

舉以是而盡旬宣之職以是而擬方伯之任他時政績茂著聲譽流播陟明之典將有所歸叅佐云乎哉文琬陞秩之命旣下且俾便道之官行有日其同官王公載合凡法從交遊來求余文以贈之余雖未獲交文琬而知其處心行已之詳然以天官遴拔之公聖朝陞擢之峻與其朋好惜别之勤則其爲人必有可取也無疑遂書此以塞諸君之請而道文琬之行



敬軒文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敬軒文集卷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瞿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姜士安

敬軒文集卷十七

明 薛瑄 撰

序

送歸州尚司訓序

天以是理與人雖同而覺有先後先覺者以其所覺覺後人故謂之師師者天理民彝所自出而人之邪正由之是其任豈易云乎哉自古師道廢師之所以覺人人

之所以受覺於人或出於異端他岐而不由於天理民彝之正是則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矣國家建學立師所以教人者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至正而異端他岐不得以淆其間師道之復古於是乎在正統元年春聖天子龍飛之初天下士抱負其業來試於春官者于時濟濟僅千人焉主司既取進士百人又取其文學之通粹者四百餘人以補教官之缺員保寧尚志以四百餘人之一擢授歸州儒學司訓監察御史姚君克脩

於其行且屬余言以為贈余嘗論為師之道不過以己之所得乎天者以覺乎人而已得乎天者如五品人倫是也師舍是無以教子弟舍是無以學御史君嘗稱尚志之為人資稟篤而學問正夫質以本之文以輔之不雜乎異端不惑乎他岐是可以為人之師矣尚志到官其思無負於御史君之所知必正其身必進其學俾天之所以與我者既求知其理又求踐其理將見歸庠士子皆得以啓其蔽而闢其途豁然獲覩斯道之光明坦

然率循乎天理民彝之正他日以若輩人備國家之任用必能推其學以忠乎君而愛乎民于時尚志師道立而善人多可以追蹤於古之為師者矣慎勿為異端他岐所惑哉

竹深處序

杭之土宜竹郡人朱景暉環其室種之幾萬竿冒烟雨搖星月戛風飈凌霜雪寒暑晦明動息之變千態萬狀皆因竹以得勝而境益清居益邃忽若不知塵囂之紛

聒也景暉時與一二佳客往其間商確古今道理誨子孫以孝弟廉恥禮義之行治其家以勤儉整肅人倫內外之防脫去習俗之浮靡一還古人之淳朴蓋皆自於竹深處思而得之非若昔人有以放逸自高者往往恣肆於茂密之間或以博弈戲好為樂或以酣飲歡呼為達否則溺意於詞章圖畫字書技藝之淺事而不知天理人倫之大道甚矣其皆非中庸之行也是豈景暉之用心哉監察御史謝君衡景暉友也常造其處而得景

暉之議論知其必有可取者因求文於余遂書此以還之使知所擇焉

贈汪德容致政序

少而仕老而歸此人之所至願也至於歸而又得奉其親以盡桑榆之樂又豈非人之至願者歟四明汪德容先生博學耆德模範元氏之士子者十餘年士子賴其追琢造就之益進而登仕版著能聲者累累焉繼而陞秩王府教授則又輔翊世子以正道官屬咸推稱之今

以年至請於朝得致其政而歸監察御史曹君習古先生友也來徵文以贈之余謂先生遭國家熙洽寧謐崇尚斯文之時而得列清秩著顯蹟被榮名饗厚福者數十年其於少而仕可謂盡其道矣逮茲耄老荷朝廷優渥之恩冠服偉然去歸故鄉於老而歸又豈非得其義乎先生巳白首而其母夫人年滿八十尚安好無恙今之歸又將具甘旨節寒温左右就養怡愉其志欣欣焉愛日之誠盖有不能巳者其樂又何如耶雖然先生始

終一節得饗全福固為儒者之至幸然又足以見我國家深仁厚澤涵煦之久使凡為人臣者得以從容遂其進退之義尚論治平之氣象又當於此而觀之是為序

絳州知州王汝績輓詩序

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盖謂無為善之實可稱於後世雖聖人猶疾之也然則世有君子雖没世而猶為人所思慕詠嘆之不已得不謂之賢矣乎金谿王汝績知絳州九年能節儉以自律興學以勸士去蠹以養民禱

神以弭灾與凡政之善者大小具舉故其任滿將去而小民相率連狀欲保留之不可得則相與刻石以紀其政蹟不獨惠在絳人者久而不忘及汝績既沒而中外士大夫素與汝績交好以及樂道人之善者亦皆作為詩歌以哀述其善行類若古輓者之辭著於集者凡若干首長篇短製渾厚流麗皆足以傳世行後使後之人諷諸口而感於心因以得其實而慕其人則汝績雖沒世而名愈彰者得不亦有賴於此乎汝績二子政佐皆

從余學故余知汝績尤深既為備述其行已為政之蹟表諸隧道之石又為序其詩歌哀輓之意以冠其集之端

送刑部鄭侍郎序

景泰五年夏南京刑部左侍郎鄭景陽以三年秩滿來朝京師既而將歸秋官内臺洎大理諸大夫與景陽厚者咸屬余言以贈之余與景陽為辛丑同年進士景陽為給事中余亦濫官御史後景陽陟亞南京秋官余亦

出入外臬大理中間契濶者久之前年冬余又承之南京大理復得與景陽會旦夕過從談經史道舊故懽然無間未幾余復承召備員于兹而重得與景陽會夫以同登仕三十餘年之離合如此於景陽行烏得無情士大夫雖不有屬固宜有言以為贈景陽舒人也質貌魁奇性度宏厚少即聰敏過人其尊府侍郎公知其有立也既嚴家庭之訓尤擇善師友使從之遊以講貫礱磨為學行已之道治經之暇尤肆力於史學嘗聽其論既

往年代之久近而出不窮若崑崙發源而洪流東注也其論前世人品之正邪而見甚明若巨海涵秋而纖毫畢露也與夫國統之分合書法之抑揚禮樂刑法天文地理之志凡史所當載者莫不挈其綱而振其目間出其餘為詩章亦清新古雅渢渢乎有作者之遺音景陽以如是該博之學故自縣庠弟子員發迹擢高科官近侍貳秋官事業聲譽與時俱流景陽亦榮遇矣哉景陽初為右侍郎九年轉為左侍郎今又三年矣其學行宦

業老成練達允爲時望今又來朝也班行之間咸推爲
偉人碩士而三法從諸大夫尤重景陽之爲人故於其
行皆不能無眷眷之情是又不特余與景陽有同年好
也復有論景陽之去者曰方今聖天子作新政治以得
人爲急而尤重老成若景陽者真其人也獨不可留以
輔理耶余則曰南京爲國家根本重地自北視南猶有
周視鎬京之與成周在昔保釐尚重其人况南京畿甸
以及列郡刑獄之繫皆於其秋官是詰是治是理庶獄

清而民心樂則和氣應而有以培固國家之根本景陽之任又豈不重且大邪雖然景陽之在南京也久矣而明刑之績已著於秋官今兩京大臣更迭任用自其常事他日在廷列卿大臣或有缺又焉知景陽之不入賛大猷邪余以諸公之屬既述與景陽有同年之好且備道其學行宦蹟見重於時而又書此以需其或入賛大猷又將樹偉績於當時垂聲光於無窮云

廖氏族譜序

自古宗子之法廢而世之人類不知所自來往往親未盡而相視如楚越者有焉故士君子有志於復古者必脩其族譜紀世次序疎戚使其為子若孫者得有所考據而知所自來雖五服之漸窮亦不忘水木本源之義而親有未盡者益敦其孝敬慈愛之心此族譜之作亦古宗子之遺法而有關於家道人倫為甚重也大理少卿廖君安止慮家譜之弗脩無以紀世次序疎戚垂子孫而後世慈孝之風薄乃斷自始祖以下至於九世列

為經緯譜而成書尤必冠以處州廖於譜端者所以推原漁梁之廖所自來以其世代寥遠故書之也略而必起自漁梁之廖為本祖者所以著其世之所自始以聞見所及故書之也詳故即其始祖以下二世以至九世宗枝聯屬整秩不亂如水之有源而脉絡分明如木之有榦而枝柯散達雖自親以及疎漸殺而漸薄然其一氣之流貫則不以疎戚而有間使廖氏之後疎而漸殺漸薄者得而觀之尚能遡流知源循末知本而興起其

尊祖之心不忘其親親之意况親且厚者乎是則廖氏之門仁孝之風無間於久近而常存者實有賴於斯譜也安止是作實有得於古宗子之遺法而增重於家道人倫之大矣安止為人坦易寛厚好學不怠自擢進士為給事為大理議論獨能識其遠者大者余嘗與之同官知其為人尤詳安止家譜脩葺既完書來求為之序余既備論其作譜之意於前又附書安止為人梗概於末將使其後之人又知安止用心仁且賢而或有所景

慕觀法而益光大其譜牒益振立其家聲於久遠云

劉太孺人輓詩序

太孺人姓郭氏諱妙清高祖允明仕元為總管曾祖啓誠韜光弗輝祖德仕元為萬户父能亦晦跡不仕比四世皆為滁人仕者行其義於時處者脩其行於家皆以積善鍾慶於太孺人故其生而端静長而柔婉且閑於女教女儀女事擇所適從遂歸於贈兵科給事中橘菴先生劉其為繼室給事先娶李氏生四子曰安道守道

存道全道暨女二人太孺人生子清于時諸子女皆幼
太孺人裁節飲食衣服撫育慈愛咸適其均人不見其
有絲毫疎數厚薄之異以是太孺人尤得善譽於宗族
閭里間其後安道守道以醫業將從事於臨棠太孺人
謂給事曰君二親皆高年我當留滁以奉事君可自從
二子以往給事以太孺人言為然遂留太孺人偕餘子
於家獨與二子行太孺人竭力孝事舅姑年皆逾八十
以天年終凡所以送終棺椁衣衾安厝祭祀之禮靡不

周備既而太孺人乃盡出其所有付存道全道二子曰
爾祖妣既沒葬已襄事我將往汝父汝輩宜以此勉立
生業勿墜遂赤手攜子清至臨棠時臨棠事有異給事
已覺其微太孺人亦勸給事戒其子宜慎靜晦處後竟
免大咎獲戍遼東太孺人隨往戍所凡數年艱厄備嘗
而太孺人所以克相給事教飭諸子治生業處患難莫
不有法故雖在流離窮困中夫婦父子亦相與泰然安
於義分不失其正既而給事例以年至偕太孺人攜諸

子得歸鄉里給事雅知子清器識不凡太孺人因勸給
事遣入滁學從良師友讀經史講道理求所以脩已治
人之術數年清竟以學有成就中鄉舉登戊辰進士第
又以材俊選爲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復以智略
爲知者推薦內以協賛軍機參預密勿外則叅理戎政
殄滅叛苗事竣還朝蒙恩特陞刑部右侍郎時給事沒
已久其贈官與太孺人之受封皆以侍郎爲兵科給事
中時之秩推恩焉先是侍郎還自貴州道滁奉太孺人

來京師就養方且左右承懽日如不及竟以景泰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疾卒于官舍饗年八十有二矣朝廷既遣禮官致祭侍郎又將奉其柩返葬於滁之北原朝之士大夫與侍郎交游者咸重太孺人為女而克著其賢為母而克盡其慈為婦而克盡其孝為室而克盡其道不惟窮通一節灼灼在人耳目而又相其君子給事公教子有立皆荷國家貤恩有勑命之榮有品秩之貴有褒祭之典其可謂善始善終者矣既相與走吊賻祭又

作為詩章將使輓者歌之以相侍郎罔極之悲以發揚太孺人之善於久遠篇什既多編為巨帙余遂序其事於首簡云

送王都御史致政序

右都御史王景暘奉勑出鎮河南之三年為景泰五年春乃上章引年乞歸詔允所請遂遄驅詣闕拜恩且行有日矣一時同遊法從謂余宜文以道其行猶記景暘為秋官時余亦濫職內臺景暘為山東憲副余先已承

之僉憲而官舍又與景暘為隣余固知景暘之為人久矣厥後余以大理少卿罷歸西河與陜右相接時景暘又自陜西憲副陞布政使轉副都御史余亦起家丞大理復與景暘會京師是與景暘為交舊矣今景暘以都憲出鎮河南得致政之命拜恩闕下將去歸其鄉余又適備員大理以數十年之交游離合固宜有言景暘少以俊拔之才擢高科躋顯仕清庶獄於秋官振風紀於憲臬以至旬宣之有惠與今出鎮之有能四十餘年之

英聲美蹟固已赫赫在人耳目余皆弗贅獨惟進退乃士君子之大節古固有建豐功偉績於當時而猶或耽嗜榮禄於晚歳不能剛果引退者亦未免為清議所少景暘乃能以六十之年即自引去無分毫顧惜其賢固加於人一等矣况我聖朝著引年之典所以優者英養恬退立人臣節義之大防者超出千古而景暘乃能欽若國憲乞老拜恩而去其又可謂得人臣之義矣雖然士君子少而進固有為老而退亦有為也景暘自筮仕

以來敭歷內外事功顯著進而有為固歷歷可稽今其退也又當老其學老其德皆足為鄉里小子後生之儀則使居家者有詩書禮義之風入官者有忠貞廉介之行則退而有為又有在也

送趙都指揮協賛序

聖天子中興景運文徳誕敷之餘即大詰兵戎分京師操守之士為十營營各有督將總其綱協賛貳其事皆特進之選景泰五年春果敢營協賛員缺詔於諸將中

擇有才畧者以充之夏官以山東都指揮僉事趙弼良佐者累世將家以名上詔允所請良佐即奉命往贊其營之營之日督將安其賢士卒服其畧營中之事大和其姻友王昌問來求文以序其事余亦識良佐之父於十餘年前且知良佐舊矣良佐之伯祖德勝公佐太祖高皇帝芟除羣雄混一四海以功封梁國公享祀功臣廟其祖亦以功任都指揮父任邳州衛指揮陞山東都指揮卒良佐襲授濟寧衛指揮使後為知者薦陞前職

遂領士卒分番操守京師良佐雖四世將門生長驕富獨能折節讀書廉靜少欲自奉如寒士視膏粱子田園之利便財產之豐殖是務第宅之崇廣衣馬之鮮好是尚泊夫迷心於珍奇難得之貨溺意於妖䜭妨行之物良佐皆能脫去其好而輕之如鴻毛故才畧雖良佐所素習而立行超卓尤為士大夫所稱重是以連被薦擢有今茲協賛之崇駸駸乎重用其可量哉夫今茲之協賛他日之重用皆將業也世之擇將者類皆以韜畧才

勇為先余獨以仁義為將之本夫能使士卒親之如父母㧞之所往不避水火而無堅不摧者仁義結其心也不然韜畧雖長其如士卒不同心何才勇雖長其如士卒不同力何如此而欲成將業也難矣良佐能折節讀書儉於私養而脫去膏粱利欲之習庶幾乎知仁義之道矣能由是深求力行以推之於師律必思東征之若何而恤其勞苦古人之若何而受命不問家事若何而庫廩不有餘積若何而分賜不入私家若何而志滅强

冦何以家為若何與下人同其甘苦若此之類悉以仁義之心推行之不急即自今兹之協賛他時之重用無往而不得士卒之親愛如是而輔之以韜畧才勇于以行師也其重如岳峯其整如列星其疾如飈風之不可遏浩乎如江河之流行雖甚勁者亦將仆滅之不暇折衝禦侮殄冦安民隱然為時望將業由是而可成哉受封當時垂聲竹帛不惟有以仰荅聖朝選將錫命之榮抑且有光於前烈多矣良佐其尚知所本勉於今而需

其後是為序

贈太子少師兼工部尚書江公序

士君子之所以見重於當時可垂於後世者豈徒以歷顯職負顯名而得於衆人之所樂得者為可貴哉盖以職雖顯而有能以舉其職名雖顯而有實以稱其名故其卓越俊偉之事功見重於當時可垂於後世也苟徒以得衆人之所樂得者為可貴而無其實以副之果足以見重於當時可垂於後世乎今太子少師兼工部尚

書江公時用自其先大夫歷官大叅時已自講明聖賢有用之學於家庭其後學益進行益脩才益充遂登庚戌進士高第即入翰林為庶吉士旋任編脩繼陞侍讀在翰林者久之正統十四年秋超拜刑部侍郎未幾轉戸部侍郎又轉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復入翰林景泰五年冬仍以太子少師兼冬官其鄉人之官翰林者合凡交遊偕來徵言以為贈余惟翰林為近地列卿為要職少師為重望今之顯職顯名孰有過於此者乎迹江

公之歷此職而得此名也其始入翰林綽有著述討論之能聲及超拜秋官值邊吏報警詔公督師近郊以時殄勦公即戎服鞭馬赴師籌畫方略而動合機宜號令行陣而應時整肅由是將士莫不出奇奮勇爭先摧陷而遏之者方奔北之不暇遂追逐餘寇盡境而還又被璽書行視山右邊關所至措置有方邊備大飭既還轉職兼官復入翰林公既居論思之地大能以扶進正人持守正論恢廣正道為已任既又奉勅巡輯河南山東

兩淮乃退貪猾表循良便民之政莫不脩舉又大發所在儲粟以賑活窮饑招集流散使還其土由是中夏東南方數千里之民莫不欣欣然樂生興事以感朝廷一視之仁還朝未久遂陞兼今職而冬官之政又日益脩舉矣以是而觀則公之歷顯職而得顯名者豈徒以得衆人之所樂得者為可貴哉盖能隨所居而舉其職有其實而稱其名宜其俊偉卓越之事功可重於當時可垂於後世也雖然古之君子雖有卓越俊偉之事功皆

以為人臣職分所當為無一毫之自滿今公既得顯仕顯名而有其實其卓越俊偉之事功殆去古人不遠矣其必皆以為職分之當為既不自滿又愈勵其能篤其實一念不忘乎忠國愛民之心則方來之豐功偉績益著於當時垂光於後世者又可量乎哉是為序

並蔕蓮詩序

南京兵部尚書南郡張公志忠以書來曰正統戊午某以監察御史陞行在都察院僉都御史旋奉勅澄汰南

京各道御史舉職者留繇官者去遂即任南臺以涖事且奉勅兼督操兵正統丁卯夏臺前池荷盛開有並蔕結實者觀者異之明年為戊辰某朝京師遂蒙恩陞右副都御史俾還南臺景泰二年辛未夏池蓮復有並蔕如前者是年冬復被朝命即陞今職叅賛機務某私驗之凡三陞擢皆先有並蔕蓮之兆意者物與人事或有相應之理乎某既自賦詩紀其事士大夫之能詩而屬和者甚衆聯為巨帙焉某與子為同年且相好也丐一

言以序其端且使其益勉所當為而荅此嘉兆余惟人與天地萬物之理流通往來初無彼此之間隔故作善降祥如影響之出於形聲亦無毫髮之差爽是以獲榮名之報者必有德善之積而致諸物之和物之和兆於先而榮名隨其後此理之必然也志忠以名進士官御史由僉都四陞而至兵部尚書位列司馬為六卿之極品然其每一陞擢必有嘉蓮之兆豈非以德善之積而致物和以物和之兆而獲榮名之報乎且志忠歴顯

要將四十年既總風紀又職戎政其存心處事一以惠愛為本嘗議江北軍士越江來操者有資粮之絶往往私乘小舟渡江以取粮類多遭風濤覆溺而死不若使就操江北既便於粮餉又可以備南京之藩垣且免人於溺死事雖弗克遂行而其籌策之良愛軍之心可知又行其議於南京出官米煑粥以食餓者而所全活甚衆惠雖不及遠施而其恤民之意可推嘗選用帥長有非其人而欲幸得者則執議以謂用此人必害此軍衆

莫能奪其議而其人卒不用凡有所論列皆軍民利益事多施行又聞其先在鄉里能出所有以濟饑民相傳為故事志忠之大節灼灼可見者如此其餘小者可知所謂德善之積致物之和而獲榮名之報夫豈偶然哉雖然古之君子以盛德而居顯位者德愈盛而心愈下位愈顯而心愈謙志忠以德善之積而致物和獲榮名固為可驗尤望其不以物之和為可喜而愈脩其德不以位之顯為可樂而益勉其謙將見德善之感殆無往

而不通事業之脩又與位而俱盛雖古所謂歸禾之書彜鼎之銘亦可駟致其榮名偉烈將垂之無窮又豈特兆和於一物位顯于一時而已哉是為序

送按察使黄公之任序

聖朝内設都察院為四方之風紀外設按察司為一方之風紀内外風紀舉得其人百僚以之澄肅庶政以之脩舉而政治隆焉故凡選用其人必於科第有學術時望者以任其職而雜才不得以濫預之至於都憲按察

之長又必推老練知大體者為之而非新學驟進者所得致是以按察使雖為內臺所轄而實相與為表裏擇是人而居是職不亦重且難哉景泰六年夏四川按察使缺員詔吏部擇其人以任之吏部遂以廣西道監察御史黄公溥名上詔允所擇遂陞前職將行監察御史高明合凡交遊來請曰溥字澄濟江右弋陽名家之子由進士任御史將七年今兹膺峻擢而有外風紀之重寄求一言以為贈予亦素知其賢不辭而為之言曰外

按察司既為一方之風紀庶官之澄肅庶政之脩舉皆係焉澄濟公當若何而盡其職哉然按察御史一體也澄濟公為御史時獨能知大體急先務而不掇拾人之小過不毛舉時之細事其廵歷四方所至能表拔廉良之吏而黜罷其不職之尤者使人得自新効職而不以察察為明與凡利有所當興害有所當去政有關於時者莫不條陳次第施行之尤能廉公正大自持而為振舉風紀之本由是聲稱大著於一時而有今茲之峻陟

令之往也但當充其所以為御史者以施於川蜀之間即一方之庶僚為之澄肅庶政為之脩舉聲稱將日加於前時矣且聖朝簡用在廷之臣往往於方面藩臬中有操持有施設有聲蹟者取焉澄濟公乃篤古好學之君子令之為按察也固能安於所職而無幸進之心然將來川蜀之風紀振舉而聲稱日既洋溢余恐内外公論自有所歸而入膺重用殆不可辭又將樹偉烈於當時垂休聲於悠久夫豈止於專一方而不能哉是為序

慶留耕張處士壽誕詩序

崑山有處士號留耕者姓張氏諱積字廷秀實吳中名家子少能安於恬退治別業於淞南課僮僕耕稼其閒暇則賦詩鳴琴以自適澹然與時無競蓋有肥遯之趣焉且其資性既端良明敏又濡其先世積善行義之澤尤能以孝敬之餘推而為友愛之實廷秀有弟二人曰和曰穆俱有清通溫粹之稟廷秀既以家庭相傳之教啓發而薰涵之又為之擇賢師友使從之游以講貫聖

賢之學由是和穆兄弟大有進遂以明經習舉子業同登乙未進士和又名冠二甲一時翕然有機雲並譽軾轍齊名之稱既而和任南京刑部主事穆任刑部員外郎雖兩京宦迹相望而每念得以致此成立者皆由其長兄廷秀之賢之教未嘗不詠兄弟既翕和樂且躭之詩而馳情於吳中也今年夏和以考績來會穆於京師連床聚首之際相與言曰今兹歲在乙亥七月三日實為長兄之初度春秋盖五十矣吾二人者既限於所職

不得連袂接踵奉觴上壽於家庭中情悵怏曷以自宣
重念際茲明盛之世而文運聿昌士大夫之以詩鳴者
渢渢乎有隆古之音誠得其長篇短製聯而為卷寄為
長兄壽將見諷詠之間金石鏗鏘律吕諧和庶有以慰
長兄之懐而吾二人者亦得少紓馳想之私也乃相與
遍求名公之詩歌得若干首既録在卷則偕來請序其
事於卷端余惟兄弟之友愛乃天理人倫之至但克知
克盡者既寥寥而又或為利欲所撓而睽乖焉如和穆

二君子既不為利欲所撓而睽乖又克知克盡不忘其
凡之友愛教誨乃能求賢士大夫之詩歌以為壽誕之
慶其於天理人倫之厚為何如吾想其凡廷秀展是卷
也誦是詩也益知其二弟雖道里遼遠而厚於天倫之
情則不以遼遠之故而有間殆將又因詩而益興起其
友愛之心推而為一鄉一邑之仁愛矣孔子曰仁者壽
廷秀既篤於仁愛則自厥今五十之艾等而上之至於
耄至於期饗永年之福又可量乎是為序

送大理寺李少卿序

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盖以常人之情交久則敬衰交久而敬不衰所以為善此晏子所以見取於孔子也今南京大理少卿李公在大理時與余同官者五六年矣交愈久而敬不衰李公不特與余為然凡在同官莫不皆然及今兹有南京大理之行同官諸公皆有戀戀不舍之意且謂余交且久宜有言以道其行夫交友人倫之一而敬則能久推之他事又何往不以

敬為本乎李公由名進士始官廷平歷陞大理寺少卿
以學問之淹貫推而為讞録之明慎凡事有可者即行
之果而無所疑有不可者必虛心平氣精思審處兼取
衆論以求至當之歸蓋皆以敬為本而不敢易其事也
以故忠厚老成明允之譽大彰徹于時考察南京百司
之賢否審録南京法司之繫獄皆重事也而李公特為
聖天子之所簡知前後兩奉勑以往考察既允愜於公
論審録又克盡乎詳明及歸奏悉蒙聖天子俞允施行

令之往也其素望已表表在人之耳目吾見其到官也又能推其平日交友任事之敬必謹必恪必明必允無一事之少忽行見南京法司以洎東南列郡武衛之庶獄莫不燭其隱而得其平其老成忠厚明允之譽又將愈盛於前時他日入躋重用宏大所施者又可量哉余儕始重李公得交友之敬者乃其善之一端至推而為立身行事之顯赫如前云以及將來者則敬之效殆未可以涯涘窺也是為序

杜安人輓詩序

安人姓楊氏成都人金堂處士楊湧之女也安人生有貞静之性工於女事閑於禮教處士尤所鍾愛嘗曰是女也質巧之徳特異衆女吾不與凡子必擇才可配者妻之今封刑部主事杜君榮與處士為邑人時方年少性度温宏行止端謹雖生於大族富家不為矜驕俊奕華靡遊娱世俗子弟之態在家孝弟恭遜凝然如老成人處士知其為賢子弟遂以安人適焉安人入主事君

之門盥饋而舅姑胥悅在室而娣姒交慶克相主事君孝弟行於家庭行義著於鄉里而教道及於子孫時主事君二兄早喪安人偕主事君鞠二兄之孤憫愛保養不異己出安人得鄉人之棄女育之長之具裝奩為擇所歸鄉人不知其為養子安人生子五人曰勝剛曰勝海曰銘曰勝能曰勝峯而銘少有聰敏警悟之資安人偕主事君既嚴義方之訓長使為邑庠弟子員從良師以講貫經史子籍習舉子業遂領鄉薦登乙丑進士高

第初授刑部主事今遷郎中階奉議大夫銘方為主事時得荷朝廷推恩之典安人與主事君皆以子貴授勑命之封冠帶命服具慶在堂光耀里閭人咸羨之景泰六年銘奉勑有事貴州便道省二親于家主事君安好康寧而安人病適危殆安人顧銘曰吾與汝睽違幾年且懸隔山河數千里不意垂終而得一見豈非天耶且死生命也毋足道汝能孝以事父忠以報國廉以持身公以處事仁以愛民深思吾與汝父教汝成立艱難使

無一行忝所生吾雖死亦無憾矣汝勉之安人言訖怡然而逝是年八月十八日饗年七十矣遂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蟠龍山之原於戲安人為女為婦為母柔良慈孝之行皆可法式遂得生有勅命之封没盡附葬之禮不惟其善名揚播於川蜀閭里之間雖朝之搢紳士大夫與安人之子銘遊者亦皆哀安人之懿行可法而遽爾長逝遂相率作為詩章使輓者歌之將以發安人之德之行於永久以相銘之哀於罔極篇什既多

萃而為編予遂述安人之始終大畧以冠其端云

送蕭都憲公賜誥序

景泰七年冬僉都御史蕭公以病乞歸行有日刑部大理諸交遊謂余宜有言以贈之余猶記往年與蕭公同詔至京師時額森假息荒外頗肆鴟張方簡用智謀重臣鎮守城池以彈壓之蕭公遂以山東按察僉事陞都憲奉勅鎮守河間適兵退城堞傾圮武備廢弛公至之日即親廵視指授文武將吏方畧使率士民量工興事

曾未幾何即城池樓櫓高峻完固武備大飭隱然有敵愾不可犯之形朝廷知其有能以居庸尤為防遏保障之重鎮詔公徙居之既而邊備大舉外警屏息遂命公巡撫山西察吏治得失以安方岳之民則又振揚風紀肅清庶僚不數年政舉民安山右稱治公既連奉勅三治重鎮大藩積勞成疾乃曰使外患内警少有未寧吾不敢以疾辭方今朝廷懋隆治政方内清寧四裔賓肅吾在山右不可以無事養疾號食禄自適安逸乃三上章

以疾乞歸朝廷輒勉留弗允今年冬與疾至京師又上章力辭不可以任事朝廷命太醫視疾久未平則又上章懇辭詔乃允所請俾歸養疾於故鄉江西之龍泉公既拜命即戒行有期余惟蕭公自為御史僉憲時已著能聲既而陞重臣任重事所至事業歷歷可紀其辭疾也又當朝廷清明四方乂安之時不敢以疾自安其出處進退可謂賢遠於人矣雖然古大臣之去雖在畎畝之中江湖之遠未嘗一日忘乎忠國愛民之心蕭公既

任重職荷朝廷之簡知今之去也尚當以古大臣自期雖養疴丘園其必旦夕拳拳以眷慕闕廷為心以思濟生民為念不可以山水之佳為可樂不可以休退之節為可高而遂相忘於斯世也矧公之聲實素已揚乎中而播於外行見朝命又將有徵召之期著豐功偉績於晩節者又可量乎哉是為序

送王府尹致政序

天順元年春順天府尹王惟善上章引年乞歸上允其

請行有日其親友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許道中合
凡交遊賦詩以贈之屬予序予惟少而學壯而仕老而
歸斯實古君子進退之大節惟善以篤實之資正大之
學中永樂辛夘鄉榜初仕教職繼陞給事旋擢京尹歷
歷內外者四十餘年矣迹其所至皆有治績其為師也
以古聖賢明體適用之學啓迪後進旦夕勤懇不倦士
子被其教而登科甲歷仕途著聲譽磊落相望及居近
侍封駁議論一出於公道謇然有古名臣風京畿邦屬

土地之廣軍民雜處之衆租賦徭役之繁劇而難治倍於方岳外府不可以十百計惟善能潔己率人循理爲政干謁之私一皆杜絶事脩於几席之上而人自得於千里之外令行吏畏庶政不勞於文移之督責而自舉府中遂落然無事雖古京尹有聲稱於載籍者殆無以過之惟善尤謹難進易退之義自年未七十時已嘗上章求退至七十累章乞歸朝廷以其年雖老賢而有治才勉留者數四今又力辭不已始拜俞允之命夫以惟

善之少而學壯而仕老而歸克全始終無纖毫之玷缺進退之大義誠無愧於古君子矣雖然壯而仕將以有為也老而歸獨無所為乎惟善居鄒魯之邦締姻孔氏飽聞聖賢之遺風今之歸又將尋沂水之勝窮舞雩之樂以詩書禮義之教薰酣其鄉閭之良子弟俾立於家達於邦出處進退皆以惟善為法而能全古君子之大義則惟善雖老而歸猶有及人之功而其聲實之美著於當時垂之後世者為何如哉是為序

會試録序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寳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盖二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翰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涖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佖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曁百執事罔不夙夜祗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彚而成録臣切惟為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

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為本其得賢致治之效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為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

惟天眷皇明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說為本是以九十餘年薄海內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彛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效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荷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既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於大廷益當以

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賛助
皇明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效有光於
前有埀於後顧不偉歟

敬軒文集卷十七